

Dog Stories

狗的故事

(英) 吉米·哈利 著

种衍伦等 译

狗的故事

(英) 吉米·哈利 著
种衍伦等 译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狗的故事 / (英) 哈利著 ; 种衍伦等译. ——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5. 4

ISBN 978-7-5108-3509-4

I. ①狗… II. ①哈… ②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23216 号

JAMES HERRIOT'S DOG STORIES by James Herriot
Copyright © 1988 by James Herriot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Beijing Double
Spiral Culture&Exchange Company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著作之中文简体字翻译权由皇冠文化集团独家授权使用

狗的故事

作 者 (英) 吉米·哈利 著 种衍伦等 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版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 14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509-4
定 价 45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目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 引言 | 109 疯狂追车的狗 |
| 20 小京巴吴把戏 | 116 艺术家和他的小狗 |
| 27 折磨了屈生一夜的狗 | 128 初识白葛福 |
| 33 吴把戏“入院” | 139 被遗弃的小狗 |
| 39 老人与狗 | 148 小狗蓓妮 |
| 43 苦战恶犬 | 154 一错再错 |
| 49 为海伦医治爱犬 | 160 只吠过一声的狗 |
| 56 不怕冷的老狗铁普 | 167 愉快的一家人 |
| 66 上帝近了——老小姐和她的猫
狗们 | 181 三只性格不同的狗 |
| 76 爱吃垃圾的小狗客西 | 194 宝贵财富 |
| 83 爱管闲事的佟太太 | 202 天生一对 |
| 92 德禄镇展览会 | 214 坏男孩也有爱 |
| 101 最重要的一次接生 | 227 绑着绷带的手指 |
| | 233 有幽默感的狗 |

- 243 “猎狐酒吧”的温情
- 252 不解之谜
- 261 代诊奇遇记
- 269 漫漫长路
- 277 美丽假期
- 287 潘克顿先生的问题
- 290 乡村兽医的仁心
- 295 动物间的友情
- 306 好吹嘘的塞兹
- 314 可爱的流浪狗
- 322 被偷的车子
- 328 相依为命
- 338 重获光明
- 349 惊险刺激的夜晚
- 362 坐娃娃车的小狗
- 373 尼普和山姆
- 379 动物的小保姆
- 384 疑神疑鬼的汉弗莱
- 395 淑女狗维纳斯
- 406 琥珀
- 415 灵丹妙药
- 425 热爱工作的雷普
- 432 拉佛和玛佛
- 439 爱耍把戏的小狗

引 言

重读此书,好似时光倒流,又使我回到童年。我还是个小男孩时,就很喜欢狗,一心希望自己长大,当一名狗医生。结果,我这一辈子,都忙着为牛、马、羊、猪治病。如此到了晚年,才决定把这一生看到过的各种狗儿的故事一一写下,集结成书。

何以和狗儿结下不解之缘,说来也简单。孩提时代,我住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,那是苏格兰最大的都市和主要海港。我成天和许多狗混在一起,有些是我的,也有别人的狗。我住在城外西郊,从窗子往外看,可以看到远处的基帕山,还有北方的康普塞荒野。绿色山脉,像在对对我招手。穿过山中小径,可以看到安格山脉和山中静谧的湖泊。如今回想起来,那段路还真远呢!一天得走三十英里,而我那只爱尔兰长毛雪达犬阿顿,一路都跟着我。它是只美丽、细瘦、毛色光泽的公狗,和我一块分享乡居踏青的快乐。

在阳光照耀的日子里,我和同学们一起带着狗儿们快活地玩耍。很小的时候,我就感到好奇,动物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习性呢?何以狗对人类就是这么忠心耿耿?何以它们天生的就爱陪伴着人类?

看到我们回家,就热烈欢迎,为什么它们最大的快乐,就是和主人住在一起,尾随着主人四处行走?再怎么说明,它们只是动物,它们的生活,本该全神贯注去找食物,保卫自己。可是它们却对人类流露出无限的热爱和忠诚。

此外,狗类还有这么多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品种和毛色。可是,它们的基本性格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?为什么呢?

孩提时代的我,查阅最喜欢的参考书《儿童百科全书》,上面提到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,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。我一点也不惊讶。石器时代,埃及人就爱上了狗,狗成了家庭生活中快乐的一员。虽然,狗被认为是狼和豺的后裔,可是它们的习性着实令人惊奇不解。自小,我就有一个愿望,希望在工作时,尽可能和狗在一起,可是那时的我还不知选择何种行业。

后来,在一本杂志上,看到报道兽医的生活,心中才豁然开朗。当兽医,我可以常和狗儿们在一起,照顾它们的疾病,拯救它们的生命。想到这儿,我就开心了。格拉斯哥兽医学院的校长白博士,曾来学校对我们说,年轻人踏入兽医这一行,可能会感到失望。理由很简单,1930年,经济正不景气,人们不可能在宠物身上花钞票。更重要的一点是,在街道和田野间,逐渐不需要由马来拖牵拉犁,汽车和农机代替了马匹,兽医这一行日渐式微。打算当兽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。

白博士说,尽管兽医不是一个致富的行业,可是却十分有趣。我经过一番利害权衡,仍然渴望从事兽医的工作。我完全明白了这一生想要的是什么。可是,横在面前最大的问题,就是兽医这一行需要有良好的理科基础,对于喜爱文学的我,实在大异其趣。在学校中,英文和语言学是我最拿手的,碰到物理、化学我就裹足不前。当时我十四岁,想想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来提高理科成绩。可是,想要在全苏格兰的考试中拿到优等的成绩,只怕来不及了。

我只好去找白博士。他是位慈祥的老人，言辞幽默，平易近人。他耐心地倾听着我的问题。

“我喜欢狗，”我对他说，“我喜欢做兽医工作，可以照顾狗儿。可是，我在学校最喜欢的科目就是英文、法文和拉丁文。理科方面的功课，我一点都不喜欢。这种情况，能进兽医学院吗？”

他笑了。“当然可以。只要再加强一点，相信就可以达到入学的标准。”

现在的学生，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，可是在那时，却是我的生命线。

“噢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”

“那好。”他说，“你就不需要烦恼了。”

我仍然犹豫。

“我的数学一团糟。——这会影响当一名兽医吗？”

他笑了。

“只要会计算你每天的收入就行了。”他答道。

行了。我的目标就清清楚楚放在眼前。可是，对那些虽然没有助益的科目——尤其是拉丁文，我仍然痴迷如故，不知有多少个晚上，我熟读着罗马文学大家，诸如维吉尔、奥维德、西塞罗的作品。与古人为友，为我带来许多知性的快乐。可是对一个准备念兽医系的学生来说，是不可能有用的。

结果，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竟然通过了入学考试。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得了高分，数学低分闪过。也许，我的拉丁文考得好，也颇有助益。青云有路志为梯，如今，我已经踏在梯子上。我成了格拉斯哥兽医学院的学生，一心希望学成后当名狗医生。

入学前的那个暑假，我仔细想想，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一名狗医生。我站在洁白的手术室，身穿白色的医生制服，周围围着护士。手术台

上躺着一只狗，等着我为它进行一次漂亮的外科手术，使它恢复健康。此外，还有各式各样大小不一，或摇尾，或乞怜的狗儿们，都需要我的服务，帮助它们消除疾苦。我暗自期盼着。

秋季入学，师长们并不鼓励我成为一名狗医生，他们对我另有计划，要把我训练成一名马医生。因为兽医的训练，沿袭传统，第一是马，然后依次是牛、羊、猪、狗。在我们的教科书中，这个顺序依然被重视。书中详论着马的骨骼和肌肉，牛也占了若干篇幅，其次为羊、猪。可怜的狗，屈居书的最后而已。

翻开五十年前的教科书，特别重要的黄色书页谈论的都是马。举凡马厩的管理，如何制造马掌，如何为马换去旧马掌穿上新马掌，都是要学习的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，在有刺激性烟味的铁匠铺子里，跟着老铁匠学打马掌。此外还得学习毫无误差地制造马具——包括马车上驾车的轭，马颈上的项圈、马鞍、马缰、挽具等。

这种学习方式使我非常惊讶。更令我惊讶的是大学和高中学习的方式全然不同了。高中时代，我习惯了校方订下严格的生活规定。学校的标准很高，教师教学非常认真，无不倾囊相授，希望我们在这科的成绩上有极高的表现。进了兽医学院，我倒像被送到世上最无人注意的角落，没有人在意我有没有学到什么。

目前，苏格兰大学兽医学院，是世界上相当优秀的兽医教育机构之一，有一流的教师阵容，和五十年前相比大不相同。那时我们的校舍，建在市内贫民区里。所谓的校舍，也不过是由马厩改建而成。那时格拉斯哥没有便捷的电车，多半是马车，校舍自然是因陋就简。高矮破败的建筑，虽然刻意涂上一层黄色的油漆，也好看不到哪里去。

我们的教师，除了少数例外，都是些上了年纪退了休的开业兽医，教书成了一项养老的工作。有些老教授全聋了，眼也看不清。他们对自己的工作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。教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教授，在

课堂上照本宣科，有时多翻了两页，浑不自觉。台下的学生们叫了起来，他的目光越过滑下的眼镜，看着我们，然后勉强翻回去，老脸皮一点也没有羞赧的样子。

“好啦，各位绅士们。”他喃喃说道，全然忘了课堂里还有一个女孩子。“我看我的金表，时间已经到了。”台下的我们热烈鼓掌，他总是优雅地接受。

学生也是形形色色，许多是农家子弟，也有些是从北边高地来的。那些从高地来的男孩子们，既有礼貌，待人又热诚。其余的，就是和我一样，来自城市的男孩子。

在学校中，最令我吃惊的，就是那些考不及格的回锅老油条，在学校待得真久。有一位同学，姑且称之为麦克·亚隆，居然在学校念了十四年，才念到大二的课程。学校能这样做，理由也很简单——校方实在太缺钱了，因此功课不及格的学生，无限期继续留校。只要学生家长愿意缴学费，要念多久都可以。后来，那位留校十四年的学生终于离校踏入警界，大家对他都很依依不舍。

“麦克·亚隆，”校长白博士授课时，放下马的头骨，指指他坐过的位子，“看着他在那位子上坐了十一年，现在他走了，我真不习惯。”

这个老学生和大家都混得很熟，常常在一起打桥牌和弹钢琴，相处得十分融洽。麦克·亚隆人缘相当好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

除了认识马的生理结构，还要懂得照顾马匹，此外要能骑马。每周有一堂马术课，老师把学生带到马场，每人策马奔驰一阵。我们这一伙人策马走在巷道，声势浩大。我们的马队，在大马路的车队里夹杂走着，有些前面的学生被隔了好远。我们头上都没戴头盔，冷不防从马上摔下来，常会摔成脑震荡。有一回，我就从马上摔下来，得了健忘症，好几天什么都想不起来什么。爸妈着实担心了好一阵子，深恐我在学校学的，一股脑全忘光了。

在解剖实验室,我们做的也是马的解剖。现在的药理学发展迅速,研究该用什么药来治疗动物的疾病,使用最多的是抗生素、磺胺类药物和胆固醇。可是,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教科书却只字未提,因为那时这些药尚未发明。的确,现在我翻看小女儿以前用的教科书,也有三十年了,上面列举的大多数药品,如今多不再用。每种药都分别标出拉丁文的药名,后面分别描述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狗使用该药不同的反应。狗依然是排在最后。

一般医生,只需记住一种药的反应。可是兽医就辛苦多了,每一种药,都要记得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狗五种的反应。这可真让人沮丧啊!

不过,学兽医的日子也很好混。反正,我们有没有去上课,都不会有人来管,全凭自己。有时,耳朵都聋了的老教授,在台上用单调的声音念书,学生就在台下玩牌。尤其是那位教“组织学”的老先生,他在台上照本宣科,足足念了一整节课,也算不辜负他的薪水。我们在课堂中喧嚣嚷嚷,他也不闻不问。

第二学期,学校的大钢琴弹出了迎新曲,我也由新生升级成了旧生。经过长期苦读,我开始追求另一种欢乐的生涯。我常去玩扑克牌,逐渐沉溺其间,那真是迷死人的玩意儿。惟一泄气的是手气差,经常输钱。赌债欠得愈多,我陷得愈深。等我的饭钱和旅费全花光了之后,我只好各处告贷了,几乎每个同学都借给我几先令。

心中愧疚,仔细想想,只有靠节衣缩食,慢慢还钱了。我太对不起辛苦挣钱的双亲,从此决心避开那群玩扑克牌的朋友。过了好一阵子省吃俭用、以步代车的日子,终于成功地还了赌债。有生之年,我再也没有兴致赌博。至少,再也没有过拆东墙补西墙、经济拮据的日子了。

要通过兽医课程一关关的考试,并不容易,有很多人都被刷了下来。可是,很多人在毕业后却又转了行,有些甚至去当推销员,推销吸尘器。尤其是麦克·亚隆,干交通警察相当不错。每回经过乔治街的

十字路口,都看到他,和他招招手。

尽管学校安排的课程像欧洲的黑暗时代,可是也有光明的一面。校方没有附属的小医院,我们只有去开业兽医那儿实习。走出学院的象牙塔,到真实的世界去,观察有经验的兽医如何为动物治病。在校最后一年,一周只有一堂上午的课,其余的时间,都跟着本地开业兽医实习。真实的世界中,有许多狗和马,最令我们开心了。

我很幸运,在实习的时候,跟了一位非常杰出的兽医威廉·威伯。他在市中心有间相当有规模的兽医诊所。后来,他成了格拉斯哥大学兽医学院的院长。那也是好多年以后的事。当时,他成立了一家专为小动物看病的诊所,就当时的标准来说,是相当有规模了。他威望很高,精力充沛,学生们都非常崇拜他,我更迷死他了。诊所专为小狗小猫看病,里面有一流的外科手术设备。我艳羡地想,如果有一天,我也能拥有这样规模的兽医诊所多好!

的确,当时很难找到这么好的兽医诊所供学生实习。后来威伯先生要出门度假两个星期,就交由我们这些学生代理。十九岁的我,担当重任,兴奋得不得了。我必须靠自己所学,来应付各项事宜,现在回想,那两星期的事,好像就在昨日。

能有足够知识判断动物的病情,我有种满足感。说来,非常感激在学校教病理学的恩斯莱教授。他精力充沛,知识丰富,对所教的科目非常热情带劲。可是,他的个性令人生畏。他身材魁梧,总是打着黑领结。他那抑郁愠怒的眼睛看人一眼,就叫人丧胆,吓得像只小老鼠。

恩斯莱教授严格的教诲使我受益良多,心生感激。有了扎实的病理学根基,就能从动物的病征来推断出是肾脏还是心脏的毛病,揭开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毕业踏出校门,我强烈地感觉到,有一种美好的东西,永远离我而

去。在那栋老校舍里，度过了好几个快乐的年头。虽然，很多门课程都过了时，有些也学不到什么，可是，就很多方面来说，在这儿念书真是自在逍遥。那些闪亮青春的日子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。

许许多多年之后，我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小吉米也成了兽医系的学生。当他初为大一新生时，我只对他说了句话——“你会过得很开心的。”

走出校门，踏入这广大世界，不久我就明白踏出第一步是多么寒冷艰苦。在学校接受训练的时期，我还无法了解这样的现实。孩提时代，一直想象当兽医，就是穿了一身白色的制服，身边围着护士，在光线明亮的手术室，进行一次漂亮的外科手术。这种想法，在我念兽医时，一直也没改变。我想，毕业之后，先在个小规模的兽医院当一名助手，这并不妨碍我的野心。至少，能赚点钱，学到经验。或许，将来和人合伙，在格拉斯哥开业。想来，前途一片美景。格拉斯哥的狗多得很，等我大展宏图吧！

毕业后，才接触到现实的残酷。整个社会经济不景气，百业萧条，我们这一行也谋生不易。任何工作一有空缺，就有一大堆人涌去应聘。一个有照兽医，供住宿，一周只有三十先令的周薪。看了这样的招聘条件，着实令人心寒；附带还要求能吃苦耐劳，这样的字眼触目皆是。

我看到同学们纷纷转入其他的行业，甚至有些屈就了低三下四的工作。后来我看了一则求才广告，就到约克郡德禄镇山谷去应聘一名兽医工作，想不到竟然录取了，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。虽然拥有了得之不易的机会，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，可是，总有一份失落。那儿虽是规模很大的兽医院，可是对象全是农场所饲养的马、牛、羊、猪。如今，我的梦只有埋藏在心底了。

当时社会经济萧条，而我又是一个初入社会的年轻兽医，虽有一

些淡淡的轻愁,也很快就消散了。我只穿了件衬衫,跋涉过一些泥泞肮脏的道路,有时在路上遇到野兽,还要拼力一搏,然后继续前进。我从小在都市长大,遥远的乡村,只有在书中读到。我就像个不善游泳的人,掉在深水中载沉载浮。这时才深切意识到,农民们对城市长大的我,有很深的偏见,不像乡下孩子从小就熟悉家畜。他们认为我没有经验,仅有书本上的知识而已。

所有的时间,我都在户外工作,披着金色的阳光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。我从来没想到,约克郡的乡野竟是这般美丽宜人。以前怎么没有人和我谈论过约克郡呢?这儿有广大的绿色原野,夹带着砂石的河流,切割过高地,造成灰色的峡谷。荒野开着满满一片紫色石南花,灿烂如花海,在风中吹起一波波的巨浪。这么美的地方,罕有人迹,经常都是我一人独行,心中也有份孤寂感。我想,也许是命中注定,我该是一名乡下兽医,而不是在城市开业的狗医生。可是,我得到的补偿却太丰富了。

经过好几个月,我完全说服了自己,这样的生活才适合自己,我再也不想回到城市。

想想,过去的那个梦,那野心,在漫长岁月里一直是我的憧憬,我的希望。现在,我只想遗忘了那个梦。不过,在约克郡的德禄镇这地方,为狗看病的工作也不是没有。四处的村庄,就是一个迷人的小世界。人们也都喜欢养宠物,和城市的人一样。数量上虽少了些,可是在我忙完大动物之后,再来照顾这些小东西,倒也精神一爽,是生活上很好的点缀。没想到,此地的人们,都很渴望我能为他们的小宠物服务。主要的理由,是一般农村工作的兽医,对小猫小狗的疾病掉以轻心,在他们的观念中,认为照顾这些小动物并不重要。记得我曾向一位老兽医描述一只小动物的病情,他嘟囔着说:“那根本不是一个兽医该管的事。”

至于我，就乐此不疲了。工作之余，我也有很多自由的时间。再者，我的老板法西格，后来变成我的合伙人。他对马情有独钟，至于那些小猫小狗的病号们，就丢给了我。大约一年后，我自己开了一家专门为小动物服务的兽医院，许多人从很远的地方，抱着他们的宠物，到我的兽医院求诊。

乡下兽医的工作向来辛苦，而五十年前的乡下兽医，工作的辛苦更是加倍。现在有各种药物和镇静剂，能使挣扎的家畜安定下来，好应付得多。要制住这些动物，还得有一身的气力才行。当时我年轻力壮，正适合这份工作。有时，离开阴湿寒冷的畜栏，坐在舒适温暖的客厅，照顾温和的小动物，也能松弛平日劳心费力的日常生活。

后来我拥有了一家宠物诊所，却一点也不像童年所梦想的，既没有手术室，也没有穿着白色制服的护士。记得有一回，给一只断了腿的黄色中型猎犬施麻醉时，就在山谷邮局的地板上进行。有次，还在牛栏黑暗的一角为母狗接生。经常在厨房里的饭桌上，就给动物们动起外科手术来了。工作时间中，百分之九十九，都驾着车在各农场忙碌。人们若要带宠物求诊，通常找我在家的時候，把他们的宠物带来。有时在吃饭的时候来，有时一大早来。我太太看有顾客来了，就忙着把饭桌上的东西拿开，把挣扎的小动物按在桌上。我和动物都非常熟练，记得每只动物的名字，还有它们得过什么病症。每当我驾车经过，遇上它们，看到它们恢复了健康，内心的喜悦难以言喻。

过了这么多年，我的诊所就像世界各地其他许多乡下兽医院，改变相当多。病患中宠物的数量激增。工作中，为小宠物治病，已占了多半的时间。原本简陋的诊所，如今也大大改善了。现在有手术室、X光室、门诊室，一如孩提时代梦想的。当然，还有许多现代的药品，都是早期没有的。能有更好的设备和药材，能治好动物们的病痛。在早年不可能做到的，现在都做到了。身为兽医，看到这样的进步，心

中非常满足。不过,当兽医不仅要有高明的外科手术技术,最重要的,要有一颗爱动物的心才行。

当兽医的狗,看着主人悉心照顾其他的狗,难免会染上多愁善感的毛病,同行中也不乏此例。有时,狗吃起醋来,使上门的客户不知如何是好。不过,兽医的狗,一般都能得到较好的照顾,寿命自然也能活得长久。

我养的狗儿们个性不同,也给了我不同的快乐。在苏格兰山径中,我带着美丽的爱尔兰长毛雪达犬阿顿漫步着,度过了我的童年。还有只白色的小杂种狗,搞不清楚是哪几种狗交配出来的。它个性突出,相当聪明。另外一只小猎犬,是我最喜欢的。接下来的两只狗就是希克多和丹丹,我曾经把它们的故事写在我以前的作品里。希克多和丹丹是我每天生活忠诚的伴侣,它们的生命,就是我的生命。每天清早早饭后,我坐进车里,它们马上冲过来,跳到汽车上,兴致勃勃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希克多是只杰克罗素梗,丹丹是只黑色的拉布拉多中型猎犬。两只狗的个性差异非常明显,一只活泼好动,意气飞扬;另一只威严尊贵,品貌端庄。

小猎狗死后,我马上打算找只新狗。过去也经常劝告我的顾客们,死了只狗,应该再去物色一只新狗。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去寻找,可是找不到心目中想要的狗。结果,倒是在晚餐的小广告中,看到有一窝杰克罗素梗出售。约莫几天前,有位朋友告诉我,杰克罗素梗那种狗千万养不得。“那种狗太活泼毛躁,又爱咬东西,简直就是个小魔鬼。”他说。这话倒是真的,后来我也尝到苦头,得牢牢看住希克多。希克多来我们家两年后,又养了小狗丹丹。

后来,我还是按照报上的广告,驾车到农场去看那一窝小狗。那一窝有五只小狗,才七星期大,围在母狗身旁。四只小狗看了我没什么反应,只有一只小狗跑出来欢迎我,粗短的小尾巴不停地摇着,热情

地舔着我的手。

“我喜欢这只。”从此，希克多伴了我十五年。

这只狗天性善良，它喜欢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狗，我也带着它，驾着敞篷车到处展示。抵达农场时，孩子们都会跑出来，亲热地摸着它，抱抱它。孩子们的父母，也跟着过来看看这只讨人喜欢的杰克罗素梗，嘴里一再说：

“等这只小狗长大了，和我们的母狗交配好吗？”即使在希克多死后这么多年，我仍清楚记得小希克多走进我手术室的样子。它有一张少见的又长又尖的脸，瘦瘦的身子。回想和它相处的快乐时光，无限惆怅。

当我的儿子小吉米得到兽医资格时，家人和朋友送给他很多礼物。我有个同事送他五英镑，他就拿去买了一只小狗，是拉布拉多的猎犬。儿子为它取名丹丹。小吉米的第一份工作，就是为有名的电视兽医艾迪·史崔顿当助手。丹丹不分早晚，总是陪在小吉米身侧。

当他回到我们的诊所时，丹丹也跟着他一起回来，我们家就有了两只狗，两只狗很快就成了好朋友。希克多雀跃地绕着丹丹打转，高兴地摇着尾巴，丹丹也顽皮地咬着大狗的腿，它高兴极了。

丹丹有高贵的头，严肃的表情，还有一身光得发亮的黑毛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丽光泽的毛色。丹丹实在很美。小吉米说，丹丹在史崔顿的动物医院，专抢一大群猫咪的牛奶，脸上毫无愧色，难怪营养会这么好了。

小吉米婚后，就搬出去住了，他把丹丹留下给我。他知道，我和希克多都离不开丹丹了，他真体贴。我很欣慰，儿子毫不自私。况且，他的新家只有一英里远，每天都和我一起在诊所工作，仍能见到丹丹。他自己又买了一只小狗，是只兰开夏的母狗，它交配后，留下两只小狗，分别是苏菲和奇罗，每天也一样坐在他的车里，来来去去。